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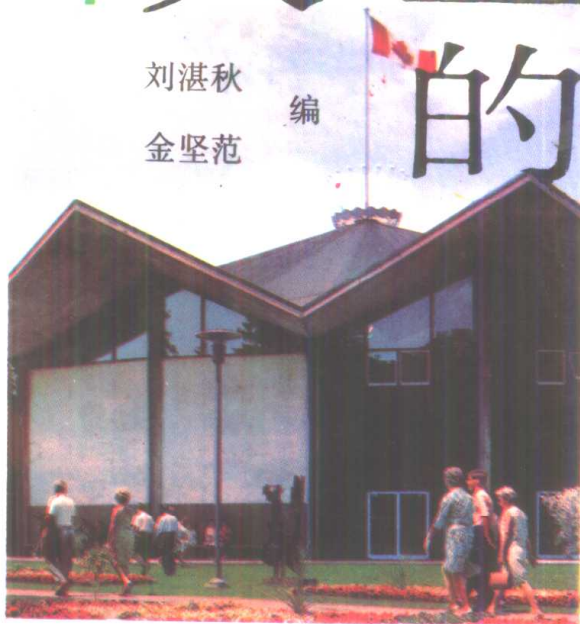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

冯牧 袁鹰 主编

草坪上的 加拿大

刘湛秋
金坚范

编



The Lawn of Canada

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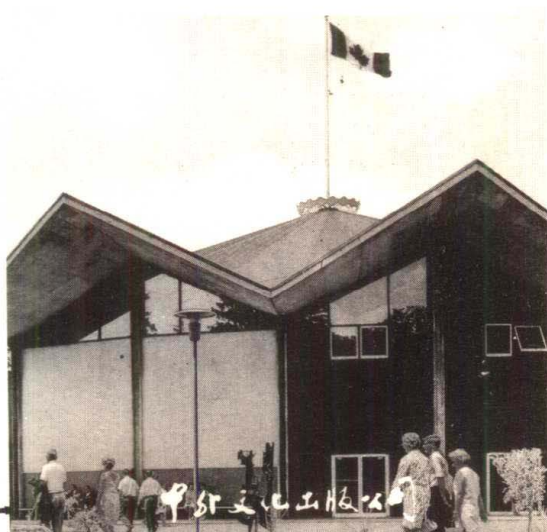
WORLD IN THE EYES OF CHINESE WRITERS

I267

L725

草坪上的 加拿大

刘湛秋 金坚范 编



草坪上的加拿大

刘洪秋 金坚范 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

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787×1092 1/32 6印张 99千字 2插页

1990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2-108-2/1·83 定价: 2.70元

目 录

蹇先艾	首都风光	1
蹇先艾	高寒的卡尔加里	7
蹇先艾	在古城蒙特利尔	15
王西彦	加定诺的枫林	22
王西彦	“七人画派”的传统	28
王西彦	永恒的尼亚格拉大瀑布	35
鲍 昌	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歌	43
辛 笛	加拿大诗抄(四首)	48
辛 笛	出席加拿大国际诗歌节随记	59
叶蔚林	五月雪	70
叶蔚林	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	91
刘湛秋	温哥华朦胧之夜	113
刘湛秋	班府的绿树和雪	118
丹 晨	听叶嘉莹讲课	124
冯骥才	在加拿大找加拿大	129
金坚范	在那枫树之国	135
张抗抗	多伦多印象	139
张抗抗	记两位加拿大汉学家	148

孙 颢	叩响西方之门	157
孙 颢	访加人物速写	162
江 浩	温哥华之旅	175
	后记	183

蹇先艾

首都风光

由于中加还没有通航，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必须先到美国，然后转乘那里的飞机前往。我们从北京到纽约（由旧金山入境），在高空飞行了近二十小时，再加上从纽约到蒙特利尔市的两小时，感到不胜疲倦。在蒙特利尔看见《访问的日程手册》中印有“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三十五分由蒙特利尔乘火车到渥太华”，皆大欢喜。

那天早晨九时半，接待我们的露惹丝·梅蒂女士，还有“华侨之声”人民电台的古凤英同她的丈夫，开了两部小轿车来送我们到火车站。198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是从渥太华坐火车到蒙特利尔的，我们这次却从这里到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去。路程很短，就象我们中国从天津到北京一样，令人感到十分轻松。旅客个个衣冠楚楚，女的提着小小的化妆包，男的挟着公事皮包或者挎着一个造革挎包。老年夫妇居多。火车只有四五节车厢，并无软席硬席之分，乘客稀稀落落，面对面地坐在花绒布蒙的

沙发上，跟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差不多。车厢有点古老，虽然比较小，却很整洁；人既不多，因此我们也就不感到狭窄了。车行平稳，在辘辘之声中徐徐前进，有如散步，使我们得以慢慢地欣赏窗外的田野、牧场的景色，有时还可以遥望到远处色彩不同的斑斓的树林。

中午到了渥太华，大使馆参赞刘民等同志和加拿大理事会接待员露惹丝·约翰斯通女士来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密卡佛大街罗克斯波拿旅馆。住下以后，便到唐人街扬子餐厅去吃中饭。加拿大的几个大城市都有 China Town，一般侨居的人习惯把它叫“唐人街”，我国报纸上有时也译为中国城。我很喜欢中国城，主要是那里的华侨对祖国来的人们表现出高度热情，而且街上的那些商店的古色古香的招牌、铺面和内部的陈设，使我回忆到二十年代初北京前门廊房头条和大栅栏的情景。午餐早已预定下了，请了四五位青年艺术家作陪，其中有两位姑娘，他们正围着一张圆桌，静悄悄地等候我们。菜上得很快，主客寒暄了几句，便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动起筷子来。那几位青年艺术家使用筷子相当自如，我猜想他们大概是常吃中国菜的。

下午，渥太华下起了小雨。节目只有一个，就是参观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参观者不少，有一半是

老年人。约翰斯通女士告诉我们，下雨天到这里来的老人特别多，因为有些老人无处可去，便到这里来消磨时光。我们在一楼入口处各取了一把小帆布椅子，登楼看画，看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位女解说员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给我们解说，她揣度我们对展览的英法油画一定欣赏（因为知道黎雄才同志是中国著名的老画家），主要是解释七人画派的几幅名作和简述这个画派的发展史。有一位老年摄影师跟随我们，为我们拍照，忙个不停。

晚上，我们出席了驻加拿大大使余湛同志在大使馆为我们举行的宴会。

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了加拿大理事会的艺术库，这是一个收藏珍贵美术品的机构，许多大幅名画，都用高大的架子绷起来重叠伫立地收藏着，有人参观时，便一幅一幅地拉出来，看后再推回去。外地需要展览，据说有些画可以出租，一方面这个艺术库还代人收藏他们的珍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

从艺术库出来，参观了渥太华艺术学校的音乐系，在课堂、讨论室、钢琴房转了一下。系主任是一位新到任的端庄的中年妇女，据她介绍，该系有一百多学生，有十五位专业教师，其余都是业余教师。她带着我们，推门跨进一间小讨论室，有几位

男女学生正在热烈讨论音乐上的问题，看见我们，马上彬彬有礼地站起来。系主任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为了不干扰他们讨论的进行，我们很快就退出来了。

十二时半，加拿大理事会主任梯莫西·鲍跳士在大学俱乐部设宴欢迎中国文联代表团，有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社会上知名人士作陪，还邀请了我们的大使余湛同志和两位大使馆的参赞。餐后，宾主都发表了简短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把黎雄才同志的两幅山水画（用镜框装好的）分别赠送给理事会的正副主任。他们赞不绝口地表示感谢，认为这是最珍贵的礼品。

下午，我们参观了上千云霄、十九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加拿大议会大厦。议会正在楼下的会场开会，有一位议员在发言，从楼上只能望见，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后来，我们登上议会大厦最高的一层小阁，俯瞰了渥太华的全景。约翰斯通女士说，她们的首都位于安大略省东南部与魁北克省交界的地方，南岸是渥太华市，北岸是魁北克省的赫尔市，有桥相通，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来往非常方便。我们从窗口遥望着远景，山光水色，长桥卧波，觉得加拿大首都不仅美丽而且壮观。到议会来参观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地登临这个小阁，电梯升

降，显得十分忙碌，上下都得排队等候。

五点，参观加拿大艺术中心。加拿大有几个艺术中心，这是最大的一个，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大的可容两千人，小的可容两百多人。舞台、化妆室、道具车间都很宽敞。这座大楼从楼上到楼下，全铺着红地毯。后来我们就在大楼的一角聚餐，有四桌人。与我们同桌的有约翰斯通女士的丈夫国际贸易部副部长路白特·约翰斯通，还有渥太华大学法国文学教授伦尼·第翁涅。他的夫人加布雷尔·鲍廉是一位小说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中国现代的小说很感兴趣，我向她谈到“五四”以来，我们的小说受了不少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影响，法国一些名家的大作，中国都有翻译，有的甚至有几种译本，并举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她说，中国现代小说翻译成法文的并不太多，比起你们国家来就大为逊色了，法国的翻译人员精通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为数有限，这恐怕是主要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责任把中国现代的文学名著翻译介绍到国外去，近几年来，已经有一些英译本；《中国文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虽然做了大量工作，还远远不够。聚餐结束时，约翰斯通女士讲了话，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位艺术家，听她的口气，好象是艺术中心负责人之一。我们推代表团副

团长陆石同志致了答词。

晚上，原来预定我们还要参加艺术中心的音乐会（有一位美国民间歌唱家将在会上演唱），约翰斯通女士看见我们年纪都比较大，不能过度疲劳，临时取消了这个节目，使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高寒的卡尔加里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我们从多伦多去加拿大西南艾伯塔省的卡尔加里，搭乘的是CP公司的AC449小飞机，起飞还不到二十分钟，机舱中不知道从哪里忽然冒出了一股白色烟雾，顷刻间就弥漫了全舱，女乘务员慌忙指挥旅客迅速地挂上了氧气袋。外国的客人也许是见惯了这一类的事情，好象还镇静；我们却感到十分紧张，这还是我在国内外坐飞机以来遇到的第一次事故。一位蓄着短髭，穿制服的男工作人员从前舱慢步走来，对我们说：“不用怕，飞机漏油了，我们马上飞回去，另外换一架飞机。”飞机掉头以后，很快就回到了多伦多，我们算是受了一场虚惊。

在候机室休息了两小时，才换乘了AC公司的一架大飞机，十一时半起飞，飞行平稳，好象是给我们压惊，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二时到达了卡尔加里，来接我们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韩森，还有一位青年女作家，我们住德尔塔旅业公

司的一家高达二十五层的豪华旅馆，住在七楼，房间小巧玲珑，墙上挂着两幅卡尔加里的风景画，表现出了这个海拔一千多米小城山川的秀丽。

晚上在中国城的广东餐馆银龙酒家晚餐。广东华侨特别重视同乡关系，代表团广东籍的黎雄才同志同餐厅的经理、服务员大讲家乡话（我们是听不懂的），显得很亲热。因此我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招待。环顾餐厅，墙壁上，圆柱上，屋梁上都雕刻着大大小小的彩色银龙，露出各种姿态，仿佛在飞腾起舞，我们俨然身处在一座群龙聚会的龙宫；明明知道它们都是假龙，仍不免有点悚然的感觉。黎雄才点了几个地道的广东菜。饭后，服务员端来一碟饺子似的点心，要我们每人各取一个，说是里面有点东西。打开来看，原来每个点心都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一句讨好顾客的吉祥话（用英语写的）。我得到的一条是“你将踏上许多国家的土地”，其他同志的纸条，各有妙语，也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余兴吧！

卡尔加里自从 1914 年发现油矿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变成了加拿大的一个小工业区。夜景很美，街上到处都是炫目的灿烂灯光，高低不等地林立着十几层到二十几层的高楼，其中有些是用玻璃钢装修的。服务员告诉我们，玻璃钢楼房，光

线充足；但是一般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阳光取暖。远处有一座高入云霄的崇楼，比一般房屋显得特别突出，据说叫“旋转餐厅”，转动自如，攀登上去，不仅能对全市游目骋怀，还可以吃一餐每人一百加元的盛饕。虽然还没有上街，不到半小时，我们已经有所见闻。耳目为之一新。

到达卡尔加里的第二天，韩森陪同我们出去参观。首先参观了她经营的书店，书架排列成行；洋洋大观，架上都贴着分类的标志，书籍的装帧形形色色，很吸引人。我们在书架间穿行，也翻阅了一下书籍。我们发现关于中国的书太少了，除了几册游览指南之外，只有一本用英语写的《蒋介石传》，中国的文艺书籍一本也没有（译员小何买了两本韩素音的小说）。我们问韩森这是什么原因，她只回答了一句：“中国文艺书籍译成外文的本来就不多嘛！”据我所知，我们有些作家的名著都早已有英法文译本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推销到卡尔加里来？那天早上，我们还逛了一家展销公司，参观了西陆画廊和四位印地安美术家的作品展览。

中午，我们代表团与五位作家和当地作家协会的一位理事在佛里西亚饭店聚餐。我和老作家詹姆斯·H·格雷，诗人威士曼边吃边谈。他们详细问到我国专业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情况。有一位女作

家问我们：

“你们这次代表团为什么没有女作家参加？”

我回答：“去年《人到中年》的作者湛容不是来过了吗？”

陆石指着小何说：“我们的翻译就是女的嘛！”

她点点头，诚恳地说：“听说你们中国女作家很多，我们欢迎她们常到加拿大来，大家交流一下创作经验，那不很好吗？”

我说：“我们也欢迎你访问中国。”

格雷是一位年高的，白发苍苍的历史小说家，他请我把他的名字译成中文。我马上译了，写在我的名片上递给他，他想不到我会那样迅速，其实翻译一个名字很简单。他约我临走以前到他家去坐坐，他准备送我一两本他的著作。威士曼是一位中年诗人，瘦高个子，颇有风度，他把加拿大诗人协会给他印的七首情诗（印成折叠式）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封面印得有他的近影和简历。他当场就朗诵了其中的一首，我们一齐鼓掌，表示赞赏。

小何对我们说，卡尔加里人很喜欢歌舞戏剧，两年前中国文联曾经派出一个歌舞团在这里演出过几场，很受欢迎，那次也是她当译员。果然，当天晚上，我们代表团便被邀请到一个容纳两千人的大剧场，看南艾伯塔协会演出的《霍夫

曼的故事》。剧场门外的广场，汽车十分拥挤。我们只能从停放车子的空隙中迂回地走进剧场。大多数观众已经进去，还有少数人聚集在走廊上，有服装穿得笔挺的老年夫妇，也有老夫少妻，青年人较少，他们都在走廊上谈天，散步，或者购取饮料。铃声响了，他们才从容不迫地进场，按号入座。歌剧是用法语演出的，演员们的水平较高，歌喉宛转动听。韩森在一旁低声给我们讲述剧情，一直把戏看完，这是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在回旅馆的车中，韩森通知我们，临睡前，都把手表拨后一小时，明天将开始一个新的时间。在加拿大的这些日子，我们感到每个城市好象都有时差。

二十日，韩森安排我们到班卓游览区参观，两小时的旅程，一路都是沙地，往来的车辆不多，在车上可以遥望洛矶山上白皑皑的雪景，不由我想起了我国古文中“苍山负雪”这个精炼的句子。这里的气候比卡尔加里显得冷一些，游人们穿起了大衣，老年人都戴上了帽子。班卓群山环抱，远离闹市，成了另一世界，人家寥寥可数，非常安静，偶尔听得见一点飒飒的风声和鳞鳞的车声。我们参观的地区，位置在一个小小的斜坡上。那里的艺术中心是很著名的，有堂皇的剧场、芭蕾舞厅、音乐厅、体

育馆，规模相当大。体育馆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初落成的新建筑，门口勒石记载了建成的年月。馆内的设备还在继续增添。有几个运动员正在那里练球。接待我们的是娜达莎女士，她简要地给我们讲了这个艺术中心的历史。中午，艺术中心负责人请我们在德丽酒吧间吃快餐，各人端着一个磁盘，向掌菜柜的服务员取菜，有面包，也有米饭，多少随意，各取所需，只是必须吃光，不能剩下来。饮料有果汁、汽水、冰淇淋，无人管理，客人可以自取。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吃法，不仅时间经济，减少浪费，而且客人得到了实惠。服务员刚刚撤走餐具，拭净了桌子，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商店买来了笔墨和宣纸，请代表团写字留念。陆石和黎雄才各写了一张条幅。

在回卡尔加里的路上，我们发现了路旁的树林中有两条全身长毛覆盖的黑色牦牛穿行，看见汽车，它们瓮声瓮气地逃串得更快。为我们驾驶车子的韩森发出了轻微的笑声道：

“你们这几位艺术家、作家的运气太好了，今天居然遇见了牦牛，到班阜来的游人，想看见牦牛真是不容易啊！”

在岔路口，一位路警拦车检查了韩森的行车执照以后，车子便开到了这个游览区有名的冰川。从